## <<六十盏灯>>

###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六十盏灯>>

13位ISBN编号:9787532133871

10位ISBN编号:7532133877

出版时间:2008-08

出版时间:上海文艺出版社

作者:(澳)盖尔·琼斯

页数:265

字数:146000

译者:庄焰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六十盏灯>>

#### 内容概要

《六十盏灯》为2004年布克奖入围作品。

十九世纪中叶的澳大利亚墨尔本,年幼的露西和她的哥哥托马斯成为不幸的孤儿,被他们的叔叔 带往伦敦。

露西生性独立而敏感,在"维多利亚世界"中渐渐长大。

她的叔叔说服她前往印度与他的一位老朋友艾萨克成婚。

在漫长的海上航程中被已婚男子威廉引诱并怀孕。

在印度,露西与艾萨克经历最初的冷淡之后,成就了一段柏拉图式的恋情。

当露西的孩子长大,艾萨克将母子送返英国。

露西患上了那个时代的不治之症肺结核,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沉迷于世界美妙的光影与神奇而复杂的新摄影术,将照相机作为心灵的眼睛,捕捉人生的热情与感动;以与画家雅各布炽热的爱情,对抗失落与死亡……

## <<六十盏灯>>

#### 作者简介

盖尔·琼斯(Gail Jones),澳大利亚著名作家。

在西澳大利亚州大学教授文学、电影与文化。

著有短篇小说集《气味屋》和《图腾》。

她的首部长篇小说《黑镜子》获2003年凯博奖和同年西澳大利亚州总理图书奖——最佳小说奖。 第二部小说《六十盏灯》入围2004年布克奖初选,获2005年迈尔斯·弗兰克林奖年度小说奖、2004年 西澳大利亚州总理图书奖的小说奖和总理奖及2006年南澳大利亚州文学节最佳小说奖。

《梦语》同时进入2007年迈尔斯·弗兰克林奖、NSW最佳小说奖和凯博奖复选。

# <<六十盏灯>>

### 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

#### 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1 黑暗里有个声音:"露西?

" 这是一声潮气很重的低语。

这沉闷的温柔,裹在被他们身体的热度沁润的床单里,这正是她需要的。

这床上的回归线。

这凝聚在婚姻中的她。

深夜的空气完全静止。

昆虫冲撞着蚊帐——银色圆锥形的,像围绕着他们的婚纱。

露西看着一个浅色斑点的蛾子缓缓往她脸上飞过来,落在蚊帐上,抖掉蛾粉,摇晃飞走了。

它摇摆着,好像黑暗中一个婴儿的小手。

那天早一些的时候,她看到:一个印度男子往一个殖民地高楼的竹制脚手架上爬,他身上用布绑着一面大镜子。

他白色的长缠腰布飘动着,橘红色的缠头向上冲着,信心十足地把自己从一层拔上更险的一层——总体来说他胸有成竹——这时候,某种特别的命运之风或者一阵慌乱让他错误判断了落脚点,穿空直落下来。

他紧贴着那面解不开的镜子,仿佛那是一张魔毯。

他落在碎片中,被穿胸刺透。

流血量大得惊人,喷得到处都是。

不过露西——和别人一起冲上去帮忙时——最为注意的,是镜子还继续着它耀眼的工作:它所在的世界仍在碎片中,点点滴滴割裂了的印度还在它表面闪过。

一张张惊恐的小脸在尖锋边缘排列着,在那儿被压缩,在那里面,像是哈哈镜映出的模样。

她情不自禁地想到一张照片。

晚些时候,在深夜里,露西痛苦地起身。

她发觉自己直挺挺地坐着,盯着黑暗,眼前看到这惨死的男人。

她认为他死得很快,因为他的黑眼睛睁着,嘴巴静静地圆张,不过在那儿,他终于停下来了。

这会儿她才看到其他场景:他正好掉进去的那片罗望子树阴,受惊的乌鸦扑棱扑棱飞起来,一个站在那儿、蓝色纱丽上溅满鲜红的女人,蜂拥上前捡玻璃碎片的孩子们,她的仆人巴珊蒂脸埋进长围巾哭 起来。

这些事故现场的人们。

血腥的聚集。

来了两个男人,拿粗布一裹就抬走了尸体。

露西还记得,当她发现血浸透了她的缎面靴子时,她往后退,眼看着自己压缩了的脸退后、消失了。 床上她身边的男人转过身来,半梦半醒。

这黑糊糊驼背的身形让蚊帐颤抖起来。

"露西?

"他又喊了一声。

听起来几乎有些爱意。

死的时候,她会记起他此刻的呼唤——几年以后,二十二岁时。

这将标志他们之间短暂存在过的温存。

不过眼下,她觉得像个婴儿,夜晚的恐怖和脉搏的跳动让她觉得自己是彻底孤单的。

她困在这无法言说的错位的时刻,这个时刻向她致意,发出镁条灼烧之后那致盲般的闪光。

2 1860年,八岁大的孩子露西·斯传奇,和她的哥哥,十岁大小的托马斯,双双成为孤儿。那是一个澳洲的夏季,天空又红又脆,似乎承受不了飞翔物的侵扰,于是鸟儿们被阳光击中,跌落在地上死去。

大地开裂,花朵晒得退色枯萎,家犬垂着舌头,趴着喘气。

孩子们放学以后,回到木头小屋的藤架游廊下,发现妈妈奥诺莉亚平躺在一张长柳条椅上(那种后来

被奈维尔舅舅称为"孟买情床"的椅子),她摇着扇子,脸色粉红,好像被什么艺术家涂上了颜色。 她的肚子滚圆,好像是突然鼓起来的:肚子是渐渐增大的,孩子们对此毫无印象。

他们隐约知道怀孕的事,至少也是托马斯推测的那样——卡通形式,并不准确——但这没有解释为什么一直悉心照顾人的妈妈,变成了这个笨重且易怒的女人——几乎完全不能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似乎都没有觉察到他们的存在。

他们走上游廊台阶时,她的扇子停了一下,似笑非笑,但什么也没说;他们看见她伸手拿了一杯冷水 贴在脸上,心烦意乱地把它前后滚动。

小小的水珠贴在她脸上。

那天,尽管露西想过去跟妈妈说话,但她犹豫了。

西班牙猎犬内德四仰八叉地躺着,她搔了搔它的肚皮,思量着自己到底要在这儿待多久——在这酷热的午后,看着妈妈浮肿的脚,和这会儿放在脸上、模糊成一团毛边大花的扇子。

这把扇子印在了露西心里,因为露西的生活从这一天开始就变成了情节起伏的戏剧。

而这个小小的分割物,远东蓝的,将永远标示着爱将要穿越的浩瀚距离。

蛋壳蓝,长大之后她记起。

我妈妈的菊花扇子是蛋壳蓝色的。

托马斯在里面喊她,露西慢慢走进去。

她在搪瓷脸盆里洗了脸,长时间地把脸埋在水里,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瞪着眼睛盯着气泡,预示了 她以往那些日子的终结。

终于到时候了, 奥诺莉亚的分娩使屋里的每个角落瑟瑟发抖。

闵勤太太来了, 然后斯戴德医生也来了, 但爸爸一定知道即使有二十个产婆和医生也不够。

奥诺莉亚歇斯底里的粗厉喊叫声预示了厄运。

婴儿,一个女孩,活着生下来。

闵勤太太告诉孩子们那婴儿又黄又丑。

他们知道小东西刚成形无法存活,而且一些肉乎乎的东西,也许是她身体的一部分,没有好好出来, 而是留在了母体里让她中毒垮掉。

露西害怕闵勤太太。

她脸上有三分之一是紫色的胎记,让她看起来总像是在自己的影子里移动。

迷信的女孩把这块印记认作是一个标志,代表着毋庸置疑的阴暗。

况且,这个女人懂得那么可怕的事情。

她知道婴儿会掉下来的那部分,会留在里面捣乱。

她把好多血布条从卧室里拿到焚化炉去。

她拿着婴儿的组织,按着垂死女人的手。

她是一个与身体的变化和消亡有关系的人,而那是个不太会被公开谈论的话题。

在奥诺莉亚·斯传奇濒死的三天里,亢奋的红晕从她的脸颊降至胸口直至全身,她全身敷在包在织物 里的冰块下,以此降温。

露西认定产婆闵勤太太该负全责。

死讯传来,不迷信的托马斯泪流满面,露西却无动于衷、镇定得奇怪。

因为她已经投降,把母亲让给了胎记阴影的力量。

内德发出一声持久而悲痛的嚎叫。

爸爸把自己关进卧室里。

尴尬失措的托马斯一整天不见踪影。

剩下露西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干涸的花园里游荡。

她掐下干枯的花头,一边用手指揉碎,一边看着充满尘埃的光线在枯草上起伏移动。

她想要翻过花盆,抓些石龙子或者蟋蟀用放大镜烧着玩。

找不到动物和虫子,她便在罩衫上烧了几个洞。

这短暂的、破坏性的集中精力让她满足。

她喜欢暴力烧洞、造成布面破损不可修复的每一步——那烟、小火焰和渐渐出现的边缘黝黑的小洞。

这好像是当一个罪犯;露西觉得有触犯禁区的真正快感。

鸡栏里的鸡看着她,红眼睛又蠢又笨。

露西跑过去摇晃着围绳,看它们逃窜开。

她挥舞着她的放大镜,好像那是致命武器。

她恨那些鸡,不仅因为喂食时它们啄她的膝盖,还因为它们知情。

屋子里,居丧期间的一切安排都抽象得仿佛失了真。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寡居无子的闵勤太太受邀留下;她惨兮兮的样子让露西相当沉默而且心不在焉。 她从不跟这个女人说话,也不看她。

托马斯也有一种强烈的疏离感,全心全意地扑在学习上。

他从机械学院带回了电子学、天文学、生物学和铁路方面的书。

好像忘记了妹妹和童年,断然扑进去,像个勤奋过头的大人。

至于他们的父亲:他一直没有踪影;他脱了形。

他不再几年如一日,每天早晨起来赶马拉的街车去澳洲银行上班,而是藏在他太太死去的那问充满霉味的卧室里。

有一次,当闵勤太太给他送水时,露西从那楔形的缝隙里看见过他一眼。

那是个傍晚,他坐在床沿上,耸着背,交握着双手,只穿了一件棕白条纹的睡裤。

茶色的光线照亮他半张脸,他脸色蜡黄胡子拉碴,看起来活像那些饭店旁边的流浪汉——妈妈总是让她躲他们远点。

而且他皮肤上好像起了疹子;上臂和胸口是深红色的。

孩子吓坏了。

她把脸埋在狗毛里,和内德躺在游廊,策划了数十个杀死闵勤太太的方案。

在她眼角的余光里是那张柳条长椅,她设想妈妈坐在上面,还怀着身孕,悄悄地回来了。

爸爸死前几小时,眼睛充血从丧葬室出来——衣冠不整而且突然老了——他招手让孩子们过来。 他把露西抱在腿上,让托马斯站在玫瑰色天鹅绒的椅子旁,然后用不自然的言语低声道别。

托马斯要永远照顾小妹妹,他得继承爷爷的一块金表,永远把它作为家族荣誉的护身符紧贴着胸膛放

露西要拿着这个装饰繁复的意大利纪念首饰坠,里面有个剪影,是蜜月时在佛罗伦萨买的、母亲的剪 纸小影。

"这张小像很珍贵,"他说,"永远留着。

"父亲仪式性的态度让孩子们不安;他们疑惑地对视了一眼——无法理解——然后扭动身体想挣脱开

露西讨厌父亲睡衣上的异味,厌恶地想,他根本没洗。

身上的疹子让他显出病态,漂亮的意大利纪念首饰坠在他手中失去光彩。

她把它藏进书架里,放在《荒凉山庄》后面。

阿瑟·斯传奇喝下老鼠药时对这一点很清楚——他败给了自己的忧伤,拒绝为了孩子们凑合着活下去,这是令人发指的。

一种纯粹而来势凶猛的绝望压垮了他。

他吞下邪恶的东西,没想什么特别的事情。

死亡是单调的,很乏味,一个一个收了去。

阿瑟把他的死安排得有条不紊,这有些出人意料。

他给澳洲银行写了一封正式的短信,还写了一封给父亲,一封给他的大舅子奈维尔,但没给孩子们留下只言片语。

他怎样才能解释太太的死带来的刻骨空虚呢?

托马斯麻木了,露西解脱了,而闵勤太太的紫脸乌青,由于额外的责任打起精神,几乎信心十足起来

她巨大的身形敏捷而显高效,仪态专业,再次烫好了孩子们两周前穿过的丧服。

露西仔细想过,就好像这个女人吸走了她父母的精气神。

闵勤太太手指很粗,出其不意地快速挪动着屋里的东西。

她发号施令,掌控了一切。

第二个葬礼那天,天气闷热难当。

牧师的袍子被一片片汗渍浸退了颜色,他不住地停下嘴里的悼词用手抹着额头。

对此,孩子们以黑色幽默嘲笑了很久。

银行来的人说他们的父亲是一个正派诚实的好公民。

亡于悲剧。

可能是幻想,也可能是个梦:露西出手阻止了母亲的死亡。

当奥诺莉亚被毒素弄得浑身滚烫呈珊瑚色时,露西手持蜡烛照亮,拿着冰和勺子,缩得非常小, 小得像个婴孩,然后闭着眼睛钻进了妈妈的肚子。

她刮走了那害人的组织,还在里面睡了一小会儿,在妈妈神秘的温暖的、深红色的穹顶里,她的活儿 干得很漂亮。

在这片低洼中,她觉得清凉而适意。

她啜着冰,把它装进杯子里在脸颊上滚动。

小蜡烛纹丝不动地照耀着。

驱散所有威胁与神秘的阴影。

3 要回忆出一张脸,且细节完备,是很难的。

但奥诺莉亚·布拉德利在遇到她未来的丈夫阿瑟·斯传奇之后很久,还是会想起他们相遇那一刻的细节。

那真是浪漫十足,如此面对面。

那是在乘马车从墨尔本去吉朗的路上,她打开一本小说《简·爱》,忙着想象爱人离散的痛苦。

没有什么让她分神,对面那个睡着了、眼皮乱抖的老妇人扰不着她,她带的那只正挠篮子的橙色小猫也烦不到她。

清早那烟雾缭绕的晨光不碍事,连乘坐的马车发出的节奏和振动也无所谓。

风景一闪而过不相关连,奥诺莉亚并不在沿路奔驰的这个木格板玻璃窗内的空问里,她是在自己静谧的领地,那里有自身的时空和动力。

她的简·爱之旅。

她被其忧郁和蠢蠢欲动的欲望鼓动着。

我就是简·爱,她在心底对自己说。

我高尚但不引人注意。

我充满激情并且坚强。

我需要一个将我的未来握在掌心的爱人。

马车事故并不严重:因为某些意外原因,马惊了掉转头,就那么一拽,车就侧翻了。

奥诺莉亚向前一冲,倒在熟睡的女人的胸口。

那女人惊慌失措惊叫着醒过来,心神不定;她不知道身在何方,捣腾了一番,搞乱了她的猫篮子,还 拼命敲窗户。

外面是一片喊叫和惊呼,还有马匹焦虑的嘶鸣。

听到尖叫,一个男人快步跑过来。

行个礼,一跳,来到窗边,打手势让她们打开门。

奥诺莉亚把栗木框推上去之后,她离他的脸只有几寸。

他眼睛很大,湿漉漉的,担心着也许已经发生的悲剧;她都能看到那蓝眼睛里古铜色的斑点和放大的瞳孔。

"她受伤了吗?

"他问。

"我马上进来。

' 说着他一拉,肚子朝下往缺口那儿一滑,一下子就进来了。

他把手伸到那女人的腋下,把她抬了起来。

### <<六十盏灯>>

奥诺莉亚从后面推,两人一起把她安全地转移到地面上。

奥诺莉亚跪在倾覆的大车上,身边是装着猫的篮子,男人又伸出手,她滑进他的双臂。

他极其短暂地环抱了一下她的细腰,马上又去看那个老妇了。

他极其自然地替她把一缕松散的头发拢到后面:那纯洁的动作和他的大手让奥诺莉亚深受感动。

"吓着了,"他低声说。

"吓了一小跳。

" 奥诺莉亚伸手抱猫,小猫害怕得拱起背,在她手腕上挠出几条平行线。

年轻男子殷勤地拿出一条白手绢。

他让围观的人拿一杯茶来安抚老妇,然后——完全没必要,因为伤得太轻了——把绣着A字的手帕包 在奥诺莉亚纤细的手腕上。

这时候他才看了她一眼。

她十七岁左右,相貌平平,晨光里她的皮肤几乎是青白色的。

但她带有一股强烈的性张力,仿佛携带着什么特别的知识从外国来到这里。

年轻人又调开头去,揉弄着手绢的结。

" 奥诺莉亚‧布拉德利。

"她大声说,伸出那只没挨挠的手。

" 阿瑟·斯传奇, 马车夫。

" 奥诺莉亚意识到要上车的时候,看都没看他一眼,也没看他的副手,那孩子现在正解开马具安抚马匹呢。

"伊迪丝·麦克米兰,夫人,"身后的女士说,"还有卡弥尔,小猫。

" 他们变成一对儿了,结了婚。

伊迪丝·麦克米兰夫人——他们超重的丘比特——出钱让他们度了蜜月,以此强调她在这次幸福的车 祸中的角色。

阿瑟·斯传奇当年二十二岁,与亲爱的父亲和继母生活在吉朗。

他是循道宗牧师的儿子,出生在中国上海,母亲在他差两天八岁时死于霍乱。

痛苦导致了信仰危机,他爸爸詹姆斯突然放弃了他的职业,带着唯一的儿子移居澳大利亚。

他们最初定居在悉尼,为了养儿子,詹姆斯干起了建筑行业。

之后遇到一个来自广东台山的茶商——他取道香港旅行至此,出于机缘最终落脚在斯旺斯顿街的茶叶铺。

又能说广东话,能再找到老乡让他松了一口气——詹姆斯就是觉得自己更接近中国人,没办法认同欧洲人——他和阿周交上了朋友,最后娶了他女儿,芬。

这是全新的开始。

阿瑟喜欢芬,不只因为她烧的饭菜,也因为她让爸爸高兴。

这个算盘女王让詹姆斯的生意翻了番,却没能给深爱的丈夫生个孩子,两人对此都颇失望。

## <<六十盏灯>>

### 编辑推荐

盖尔·琼斯是一位风格独特的天才作家。

琼斯是一位拥有绝妙的严肃性与目标感的天才作家……极为出色。

盖尔·琼斯有一种抒情的创造优美意象的天赋。

《六十盏灯》是一个优美的故事……一场视觉的庆典。

《六十盏灯》写作风格精妙,抒情气息浓郁.....一部令人钦佩的小说。

在《六十盏灯》中,琼斯智慧而诚实的写作赋予她的众多人物以勃勃生机。

# <<六十盏灯>>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